

家乡有个鲍沟村

□ 梅洁

每每回乡，走进汉水边这片山地，我总觉得有一种感恩的心不时从江面吹来：感谢美丽的汉水孕育了这片神奇的土地，折转身又三千里北上，滋润干渴的北方大地……

梅苑（梅洁文学馆）就建在离汉水不远的鲍沟村刺架岭，那里原本是祖母的老屋。祖母、父母曾与这片山地、这处老宅生死相依。我童年也曾在此老屋生活了近6年（2岁至7岁半）。于是我的根脉、我的乡愁就在这片山地生生不息。许多年里，在秦岭东麓的这个山坳里，老屋如同飘拂着白发、眼神沉默坚定的祖母那样，一直矗立在那里，眺望着我的归来。

几年前，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政府决定在祖母老屋处重建一乡间文化景点——梅苑。

2020年7月，梅苑落成并对外开放，家乡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说，他们赶来迎接我回家。

那天，站在七月的蓝天下，凝望如诗如画的梅苑，我感动不已：我一生的寻找在这里有了归宿，我漂泊的乡愁在这里留下了永远的怀念。

离梅苑不远处是鲍沟村精准扶贫集中安置区，白墙黑瓦的一座座民宅像满山盛开的蔷薇花，一片片、一朵朵怒放在秦岭巴山的葱绿中。

每每车子从209国道翻越秦岭东麓的山脉，即将到达刺架岭时，我都远远看见一大片崭新的房屋，水墨画一样悬挂在郁郁葱葱的山岭之上，80多户、300多人居住在那片美丽的社区里。

去看看那里的人家，看看他们的新居，他们都曾是父母栖息农村20年的邻居，他们究竟生活得怎样……

2021年4月，在梅苑居住的我，终于随鲍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沈先贵和副书记王立清、驻村工作队队长王涛，来到心仪已久的社区，眼前的一切都让我惊喜不已——

村里的道路水洗了一般，一尘不染。村委会屋前的一面坡上，已被五颜六色的鲜花满满覆盖；偌大的村民健身广场，置放着各种运动器具；不远处的社区公共厕所，飞檐翘角，美如一座古式亭台。

在社区卫生站门前，沈先贵的一个动作令我感动不已：洁净的路面上，有一块蚕豆粒大的黄泥巴，他蹲下身，用手指抠起这块泥巴，扔进附近的花地里。我倏忽明白了鲍沟村建设三个垃圾处理站、配备百余个垃圾箱和六个保洁员、创建卫生文明新村的真义。

在移民社区，无论我们是走进两户人户住宅、三户人户住宅，还是五户人和七户人的二层小楼，家家室内室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自来水、宽带网络、各种电器、卧室、厨房、厅堂，处处摆放得井井有条。即使杂物间的柴火、农具、寿器都安放得十分整齐。

我们来到了农民黄祖武家。黄氏夫妻几十年里都住在我祖母的老屋里，这次精准扶贫，70多岁的夫妻俩搬进了社区50平方米的一套新房。我无比欣喜地里里外外巡看着这对老人的新居：电视、冰箱、洗衣机，自来水、室内厕所，两卧室里的被褥叠放得整整齐齐，备有液化气、柴火灶的厨房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惊讶这是从曾经泥房土墙、烟熏火燎里走出来的农家人吗？

勤劳的黄氏夫妻，在门前的两块地里种上了葱、蒜、白菜、豆角，所有菜蔬都长得肥硕、嫩绿。菜地边，他们拉着我的手说：“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这样好的房子！”

沈先贵说：“鲍沟村人均收入近万元。低保户、五保户和各类残疾人，政府月月按时把应受的补贴打到

各自的银行卡上，一天都不拖欠。你想，这些弱势群体生活都有保障了，那些有劳力的人家、出去打工的人家还有啥说的？村里还集中给每户建一个猪圈，整一半菜地，养猪、吃菜都没问题。你说还有啥不美的？”

幽默、率性的村主任对我说这些话时，眼神、话语里有一份欣喜，有一份自信，还有一份隐隐的骄傲。

在梅苑居住的日子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村民们总是一家又一家欢喜喜走来，参观梅苑，与我合影，拉着我的手回忆当年我的父母、弟妹与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那些时刻，我就深深感到：梅苑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所在，那就是一个归来的家呀！

我一天天在走近鲍沟村，我也一天天在了解着这个村庄的当家人。

沈先贵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已有20多年，这个与村民在泥水里、风里雨里摸爬滚打半生的男人，已成为鲍沟村人夜行路上的一盏灯，成为他们奋斗好日子的主心骨。

鲍沟村这两年获得了不少荣誉，如十堰市农村基层党组织十面红旗等。鲍沟村为解决村民发展产业而创立的“小额贷款”经验已成为全省、全国的典型。更令人惊喜的是，鲍沟村入选湖北省2021年度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这些年，鲍沟村的产业发展也已成为郧阳区的排头兵，人们在秦岭山地的七沟八梁上，开掘建成了鲍沟贡米基地、四季恒温香菇基地、苗圃基地、板栗基地、油橄榄基地、甜柿子基地、黄桃基地……

这些基地建设都是惊人的。我常常望着梅苑门前雄伟、蜿蜒的山脉，久久地想：这些与鲍沟村民的福祉紧紧相连的产业基地都在哪儿？梅苑与之相依的这片山河究竟是什么样子？

秦岭的天空阳光灿烂，沈先贵欢喜喜走进梅苑，带我去参观鲍沟村

的产业基地。这个在基层带领百姓苦干了几十年的中年男子，开着小年在山路上奔驰起来如履平地，上山、下山，过沟、跨涧，拐弯、掉头，一路激情讲解。

我们来到2000多亩的板栗基地。站在茂密的林子边，沈先贵说，这些基地都是当年汪家堰的村民们一锄一锄种下的，现在仅板栗收入每户可增收7000多元；在伏山林场观景台，遥望山下1500亩贡米基地，沈先贵说，这里明清时代就出产朝廷贡米，如今农业附加值已达800多万元；在四季恒温的香菇基地，沈先贵说，仅37万棒香菇，村里年收入就有370多万元。

站在高高的黄桃采摘观景台，望着山下缀带般透迤的300亩梯田桃园，沈先贵说，两年后这里的黄桃可以挂果，加上100亩绿化苗木，800亩甜柿子和200多亩油橄榄，鲍沟村人均收入可增加1500元……

转过身来，沈先贵遥指300米外丛林掩映的梅苑，说：“我们将把王光华烈士陵园重建成一处缅怀英雄的园地，从那里开始到黄桃采摘园，到2000多平方米的停车场，沿209国道两旁一路栽花种树，全部砌成古典式砖瓦护栏，一直延伸到梅苑。我们将把这一带连片打造成郧阳区最美的文化生态旅游胜地，两年后你再回家乡，就可以看到成果了。”

站在秦岭山地，我静静地聆听着沈先贵对鲍沟村未来建设的憧憬。我惊喜地看到了一个充满激情又脚踏实地带领村民创造幸福生活的基层组织，看到了基层组织里一个有理想、有魄力、说真话、办实事的领班人，这些对于一个村庄的良好发展至关重要——那是一方百姓的福祉呢。

陌生又熟悉的鲍沟村，我会一天一天走近你。牵挂着你的牵挂，幸福着你的幸福，呼吸着你的呼吸。

□ 周龙兴

冬雪雪冬小大寒，时间的河流在节气的歌谣声中不紧不慢，从春流到夏，秋又流到冬。节气最早是农耕时代关于斗转星移的一种记录，记录着光阴流转带来的气候、物候变化。一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好似一首歌，里面有节奏，有声势，唱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串起来的生活背后，人们对自然的那份熟悉与从容。田园并未荒芜，却悄悄隐退，我们本不事农桑，少了泥土和血汗带来的体温与触感。节气之于我们，便多了一种古典的韵味。

印象中北京的初雪差不多在小雪节气左右，基本踩在了节气该有的点上，而南方要晚很多。总觉得从北往南，可以绘一条标注降雪量和降雪频率的曲线。这条雪线从苍茫北国的万里雪飘起势，到温婉的江南，已经有了蜻蜓点水、姗姗来迟、欲说还休的意味，也快到一个个陡然下滑的转折点，是转折也是短暂的停驻，停在了刚刚好的四季分明上，停在了浓得化不开的那一份翘首期盼上。

在落雪的时节见落雪，多好！落雪是江南一带人的叫法，江南人对雪有一种更深的执念与欢喜，实在是物以稀为贵。如果选一首诗来描摹江南的雪，我中意白居易的《问刘十九》。

回家路上听天气预报，夜里阴有小雨夹雪或雪转阴，我脑海中很自然地翻译了“晚来天欲雪”。有点窃喜，带点期待，顺手翻看手机日历，冬至已过，快到小寒节气。冷气积久而寒，小寒，轻寒也，却已是一年中最低的时节，江南也该要落雪了。

江南温润，冬天的气温不是很低，一般都在零度左右，晚上更冷些，所以我印象中的落雪都在夜里。晚来天欲雪，更恼人在一个“欲”字。欲来欲不来，可能最终只是一场雨夹雪，随风潜入夜，无迹可寻。也可能，就是一夜风雨，一场空欢喜。都很正常。

我们并不因此放过任何一点雪的讯息，也习惯了等待。盼雪需要有点氛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白居易都为我们想好了。围炉闲话浮生情，岁月是一坛醇厚的老酒，白居易的诗正适合用来煮酒，也是冬日很好的下酒菜。说到冬日的美酒与美食，吴地苏州恰各有一款应季的来配白居易的诗。酒是冬酿酒，“冬阳酒味色香甜，团坐围炉炙小鲜”，说的便是冬酿酒。苏州人的冬酿酒上市时间极短，一般都是冬至前。观前街元大昌酒坊前买冬酿酒排起的长队，是苏州冬日独有的风景。美食自然

晚来天欲雪

是羊肉，苏州的特色是藏书羊肉，街头巷尾随处都能见到。羊肉店店面不大，装修一般，一人秋准开始重新营业。一碗热腾腾的羊汤，一杯米酒，温暖了每一个盼雪的夜晚。

思绪翻飞中不觉已归家，饭毕，临窗而坐，恰是掌灯时分。晚来天欲雪，有那么一点小吊胃口，像话本小说常用的结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然后一种兴致、一些人物，从书本里跃然眼前。

东晋有位名士叫王徽之，当时住绍兴。有一夜下大雪，他一觉醒来才夜半，起身开门，环顾四周，皑皑白雪，皎洁如月，忙命人拿酒自斟自酌，悠然徘徊，好不惬意，诗句不禁到了嘴边。忽然想到了好友戴逵，他可能也在赏这一场好雪吧，便连夜乘小舟去拜访，天明方到。到了戴家门口，却没打招呼即原路而返。有人不解，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乘性而为，这是《世说新语》的故事，也是一段关于夜雪和友情的名士风流。

明崇祯五年十二月，张岱住西湖。大雪三日，他有了兴致，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沆，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寥寥数字，勾勒出一幅绝美的江南雪景图。

窗外起了淅淅沥沥的雨丝，跟四季江南的烟雨差不多，只是多了北风萧萧，有了一份寒意。即便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雨依然会时断时续地来，有点没完没了的感觉，像前年更经历了“冬黄梅”。其实在江南等雪，跟在初夏熬黄梅天是差不多的心境，如果再来一个好友就更妙了。

晚来天欲雪。我在属于我的这个雪，雪也似乎约了一些好友、一些闲言碎语。也可以从容地来一句，能饮一杯无？

雪的记忆

□ 张庆和

在北方，年年都会下雪，只是下得早或晚的区别。今年的雪下得不早不晚，却是伴着立冬这天到来的。这种巧合，还是我第一次遇见，自是小小兴奋了一下，也不由勾起我许多关于雪的记忆。

还记得小时候，纷纷扬扬的雪花飘了一夜，一大早推门，只见小院仿佛被一块白色的包袱包裹得严严实实。奶奶说，这不是雪，是老天爷送来的白面，可别脏了呀！赶快堆起来，送到麦地去，只有在那里，白雪才能变成白面。于是，我便听话地把白雪装进小篮子，又一篮子一篮子地拎到麦地里。果然，第二年清明节刚到，那覆盖过雪的地块上，麦苗就争先恐后地绿了。于是，我们几个淘气的小玩伴高兴得一蹦一跳地蹦进了麦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瞎跑乱踩起来，急得奶奶直喊，小祖宗们，那可是白面馍馍呀，别瞎祸祸了……

黑龙江的一个乡村，一片大荒甸。一场大雪过后，积雪没了膝盖，每当此时，我最高兴的就是双脚踏着雪地，听那咯吱咯吱的响声。突然，一只野兔跑过眼前，紧接着一只大黄狗在后面紧紧追赶。由于积雪厚而软，那野兔逃跑起来十分费力，而黄狗个大腿长，自是占了上风，不一会儿就叼着野兔回来了。六七岁的一帮小嘎子，只觉得它们一个追一个逃，有趣好玩，没想太多。

还是那片冻土上，黑河地区的一个铁路小站，叔父是车站的给水工人。隆冬时节，我跟随父亲去叔父家串门。又下雪了，风卷着雪，雪乘着风，有的地方雪被风吹得干干净净，有的地方却又积雪如山。叔父家住的平房，早上，叔家大姐二姐如往日一样开门上学，那门是外推的，哪里还推得动呀，早被厚厚的积雪堵死了。上不了学，两个姐姐急得直哭，

“绿桥”泰安

□ 施晓平

惊艳于武康石修筑的紫色老桥，赞叹过青石筑就的白色古桥，更看惯了花岗石砌成的淡黄色旧桥，但最让我难忘的，是我家老屋后面那座“绿色”的桥。

这是一座江南水乡常见的石拱桥，大名叫作“泰安桥”。她垂虹似的踩在不算宽也不算窄的郭巷街河上，一脚踩着沧桑的老街，一脚粘着狭窄的小桥。

她的诞生年月已经难以考证。我找遍自己能找的书，只发现300多年前的鱼鳞册上已有她的身影。鱼鳞册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土地登记簿册，内容比普通地图详细，方志、文章“遗忘”的对象，说不定就被其真真切切地惦记上了。既然这样的权威资料上有她的倩影，那泰安桥的年龄至少已有300岁了。

在耆老们的口头叙述中，泰安桥曾是座一侧有栏杆的三节型木桥。而桥碑上刻着的文字明白白告诉人们，现在的泰安桥是清朝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脱胎换骨”，变成花岗岩材质的单孔拱桥的。就从那时算起，她也已经140多岁高龄，差不多是我高祖父的“同龄人”。

那么长时间的风吹雨淋、日晒夜露、雪压霜欺，让泰安桥的石材不再火气十足，淡黄的颜色逐渐变得黯然。只有被人经常踩到的地方，她才收敛了棱角，亮亮地泛着光，几乎能照出云的影子来。

关于泰安桥，《郭巷镇志》上有一

段平平实实的介绍：

桥呈南北走向，偏西南10度，长16.75米，拱券高4.25米，跨径5.80米。北堍长6.73米，宽3.80米，台阶13级；南堍长7.20米，宽4.15米，台阶11级。桥面宽2.43米，长2.58米。桥两侧有桥耳4对，桥边栏板齐整。该桥拱券采用“分节并列砌筑法”，南堍西侧嵌有《重建泰安桥碑记》青石刻碑，东、西柱石各携桥联一副……

若要形象一点类比，那么，可以说泰安桥的长度接近标准排球场的长度，宽度约等于一间房间的宽度，高度相当于一层半普通公寓楼。

如此“身段”的桥梁，在“绿浪东南西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苏州，只能算是个其貌不扬的邻家姑娘；论长度，那座为摆脱舟人肆意勒索而化缘兴建的灭渡桥差不多是她的5倍，2公里外宛若飘带的宝带桥更是她的19倍；说高度，泰安桥比起吴门桥、三里桥，就是小巫见大巫；若跟苏州最小的桥梁——三步而逾的网师园引静桥相比，泰安桥又大了、高了。总之，最容易被人记住的“两极”，泰安桥都挨不上；飘逸、雄伟、玲珑，这些让人心跳加快的词汇都和她无缘。

论年纪，泰安桥又比不过南宋《平江图》上已经出现的饮马桥、乐桥、枫桥……对苏州这座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1万多年人类活动史的名城而言，她更是小弟弟中的小弟弟。

她的名字虽然寓意美好，却因许多地方都有重名而变得普通。全国取“泰安”之名的桥梁，光百度百科就收录了6座，尚未被收录的还有许多

许多。

也许正因为如此，泰安桥很难找到古人的吟咏，很难找到古画的描摹。然而，我却深爱着这座老桥，不仅因为她无数次背我跨河、陪我成长，还因为她是“老腊肉”成堆之地的“小鲜肉”，青春健美；因为她造型朴素大方，风格简洁干练，那可是明代流行、现在重新“霸屏”的做派；更因为，她西侧的桥联“物阜民康受之以泰，山青水秀静而能安”勾住了我的视线。

江南地区文化昌盛，小小的桥联也精彩纷呈。比如离泰安桥不远的古尹山桥桥联“远道望松陵，一桁山光分旭彩；回波通笠泽，连檐云影压春潮”，状物传神，气势浑雄，让人浮想联翩；水乡古镇同里的普安桥桥联“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则不但描摹了古桥的美景，还传递了浓郁的书香气息，令人为之倾倒。

泰安桥的桥联只是一副“嵌字联”，将“泰”“安”两字嵌在了上联和下联的最后，虽然不像上面提到的桥联那么工整、那么出彩，字里行间却绿意盎然，发人深省。我自觉不自觉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出了嵌入她骨髓的内涵：

物阜，那不就是金山银山？山青水秀，那不就是绿水青山？

这样一想，这桥联完全契合今天的“两山理念”。她提醒世人，身心健康的富裕才能称为“泰”，优美宁静的环境方能让人安居乐业。她的撰写者可能只是无心插柳，或者只是受了



泰安桥 呱呱 绘